勇当探路者 致敬新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1978 印记

那时上学，路漫漫其修远兮

■张秀玲

岁月如歌

“妞妞学游泳、书法、阅读、围棋。”

“南南北北姐弟学美术、围棋、游泳、书法、跆拳道。”

“果果朵朵兄妹学作文、奥数、书法。”

在大家庭微信群，姐妹们晒出孩子的暑假补课功课，各位小屁孩假期也不闲着 姐妹们每天送孩子上各类补习班，马不停蹄，忙得不知西东。

这几个还是上小学的，上高中的就别提了，甚至还有几个上幼儿园的，也说学舞蹈、美术。

盼望孩子们趁着暑假来玩几天的我母亲不由发牢骚 这些孩子怎么这么忙呀，每天上这个上那个，见不到影子 本来暑假该去外婆家玩几天，现在各个比考大学还忙 你们那时候，哪有这么忙活，暑假倒是让你们天天下田干活，干活之后呢，天天泥里来泥里去的，玩得不见踪影。

母亲的话如侄儿养的那条蚕儿，吐丝了，拉出长长的丝线。昔日上学的事便一茬一茬在姐妹们互相补充中逐渐还原显现。

我对读书是最向往的，不是我早慧，也不是我懂事，是环境使然，也是‘穷’则思变使然。那年月，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上小学，似乎只是照例行事，给你上几年学，之后就是自然辍学，如贾母说的，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子罢了。父母们的目的也是如此。再说家里穷，我小学学费总是欠着，连红领巾的钱也是欠着，幸亏老师是我家隔壁一位远房的堂姐，好像没怎么催，久而久之，也就不了了之。但我记忆尤深，因为前几次都是向我要钱的，而我转问父母，他们很为难，最后就拖延到无疾而终。上了几年学，因为目不识丁的父母在家里卖废品，需要一个人认字记账，可能我书念得比较好，也有点任我自流 而且那段时间发生一件事，父亲不认识字，跟别人去福建做兑糖客，不知什么事情被关押，又因为不会说普通话为自己辩解，以致被关押大半年才回来。或许出于对知识的渴望，或许是家里确实需要一个读书人，于是父母就顺理成章让我继续读书。

但读书过程不是一帆风顺，总是一波三折。家里翻建房子，而家里我的几个小妹妹要照料，让我停课在家带妹妹是家常便饭。放学回家，不能做作业，先干家务事，摘番薯藤、烧饭洗碗、挑花。农忙时节，要天天下田干活，至今一张黝黑的脸，就是那个年代的印记。而在教室里的安逸和凉快，让我本能觉得上学多好呀，有了这样环境对比，读书就非常认真自觉。

人的出生顺序也是很重要的，有了我这个读书算不错的二姐姐，后面的读得如何就不重要了。三妹就如此，不仅让她很迟上学，当她小学毕业时，家里唯一的男丁弟弟恰恰出生了。上面7个女儿，好不容易生了男孩，男孩的地位不言而喻，所以三妹就理所当然被停学在家干家务带弟弟。每次提及往事，三妹总是眼泪汪汪，埋怨父母，说自己那时候很想上学的，为何偏让她一人过早停学。

面对三妹的眼泪，父母总是歉疚和不安，但时过境迁，无法弥补了。素有‘仰头算’之称的母亲趁机一起诉苦，说自己连一年的学都没上过。于是便拿出算命先生的话来安慰，如果能上几年学，认得几个字，也许就坐拥半个城池。母亲确实很聪明，虽不识字，但口算很厉害，父亲做着小本生意，全靠母亲算账，而且每笔账记在脑海中的。

过了几年，虽然最小的妹妹和小弟有机会上学，但他们回忆往事也语带幽怨的。那时候父母管自去营生，午饭让妹妹们自己解决。上初中的妹妹们一回家，发现灶台冷清，因为学校遥远，也就饿着肚子重新回学校去了。要知道，那时候没有零钱，也没有可买的零食，显然她们就饿着肚子上学。而上小学的妹妹弟弟就在村里上学，大姐姐们不烧饭了，他们得自己烧饭。当时厨房是传统灶膛，用稻秆烧饭，小弟弟负责烧，小妹妹负责灶台清洗蔬菜之类。而弟弟处于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年龄段，一味模仿大人的方法，用稻秆把灶膛塞得满满的，而没有敞开口子，灶膛便一直冒烟，饭也烧不开，弟弟的脸倒是一片通红，以致隔壁邻居还以为弟弟发烧呢。据说小妹小弟最后吃了半生不熟的饭和没有任何味道的白煮菜。他们的作业当然也没完成，但不完成似乎也没关系，老师最多批评一下，或者即使向家长告状，要么找不到家长，要么家长也无所谓。

而家里排行第一的大姐不用说，作为长女，她过早承担着和父母一起照顾家里的使命，初中没念完就停学，小小年纪就去工厂上班，而回家后不停织毛线衣。一家十来口人，冬天衣着任务就落在大姐身上，熟能生巧吧，她现在是织毛衣的能手，边看电视边织毛衣，而且织得飞快。而我依稀记得，当时我能继续读初中高中，而外婆、大伯母和邻居阿婆们看到母亲很辛苦，经常在父母耳旁聒噪 女孩子读书当官吗，别让她读了，早点做事赚钱，早点嫁人。幸亏那时我书念得好，父母记账需要帮手，所以父母最终没有听取那几位老人家的意见，默许我继续上学，最终让我上了大学。

时过境迁，上学普及而且日趋求精，每个孩子基本要上到大学，能留学的还出去留学。我的姐妹们有几位学历不高，尽管家境并不富裕，但对孩子的教育一刻也不落下。我们大家庭有个“亲子教育群”，大家经常发送教育理念的文章，而每到上学，就考虑周末去哪里补习，一刻也不落下。每到放假，便了解补课情况，打听哪里补课效果好。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让孩子去接受各种培训，绝不输在起跑线上。

我的父母，目不识丁，作为小小生意人，已经饱尝做这营生的辛苦，也阅尽人间无数，周边的因读书而有份稳定工作的境况让他们觉得读书有用的观念更加坚定。他们也经常对孩子们絮叨道，嗨，你们有机会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把书念得好……机智的8岁小侄女未待他们说完，便把父母那重复多次而让他们烂熟于心的后半句话抢过来说，书读好了，考上了大学，就可以像二姑姑那样，每天可以出游了。

我得到叶永烈签名书

■郑育友

温籍作家叶永烈8月4日做客温报集团，作题为《每个孩子都能写作》的讲座。我闻讯，心情无比兴奋！

说实话，在温籍知名作家中，我对叶永烈先生是情有独钟的。因他称我的老师杨奔是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启蒙恩师。我和他虽不属同窗，但都是杨奔老师门下的学生。所以，他给我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如买书，我喜欢买叶永烈先生的著作：《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东方华尔街》《邂逅美丽》《三人伞》……在我‘求知斋’书房里收藏了很多他的大作，令我倍感珍惜。

我还十分关注叶永烈与杨奔老师之间（公开发表的）往来的信件内容。我发现他们鱼雁往来其言辞都十分谦虚，如1981年10月3日，叶永烈在给杨奔老师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十一岁时受到那位编辑（杨奔）的帮助，如果没发表不像样的东西，也许我不会跟笔杆子打一辈子交道。”杨奔老师在同年3月13日即给叶永烈写回信，说：“叶永烈同志：……我当时也并非真有慧眼发现你的才华。你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于自身的天赋和主观的努力，这封信或许是个小小的契机，至于过高估计它的影响是不必要的，也使我不安。”

叶永烈先生对杨奔老师的‘启蒙’有真心的感恩。农历壬午年(2002)2月18日是杨奔老师的八十诞辰，温州‘五县’120多位学生代表相聚在苍南龙港农民城龙华大酒店举办庆贺大会。会议刚开始，叶永烈从上海向杨老师发来贺电，他在贺词中写道：“杨奔老师：在我童稚之年，得到老师倾心培养，使我走向文学之路。铭刻在心。欣逢老师八十大寿，遥祝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学生叶永烈敬贺。”当女学生项建萍（温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宣读完毕，全场同学即报以热烈掌声，无不点赞叶永烈是尊师的楷模！为保存这一贺词，我特地将此电文编入《杏坛耆英》——杨奔老师八十诞辰纪念集中留念。

2003年12月的一天，叶永烈先生做客温州图书馆时，我沉痛告诉他‘杨奔先生走了！’他听此噩耗，含泪说：“我一定去杨奔先生家吊唁！”他对‘恩师’是多么尊重！

因上述的‘尊师’小故事，深深打动我的心，所以叶永烈这次来温讲座使我感到特别高兴！

8月4日，当东方鱼肚白我就起床了。为赶上讲座，我租车赶往温州公园路《温州日报》社。我见到叶永烈先生时，紧握着他的双手，并自我介绍：“叶先生辛苦了！我是杨奔老师的学生，今天特从湖岭山区赶来聆听你的讲座。”天气这么热，你老人家从遥远的山区赶来听我讲座，难得难得！”

在上楼的途中，我们相互亲切地交谈起来：“叶永烈先生，你和杨奔老师生前真有缘分。你11岁时写了一首‘抗美援朝’的短诗，在当时《浙南大众》副刊编辑杨奔老师热情指导下发表了，由于杨奔老师的激励，使你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然而，更有缘的是，杨奔老师能当上编辑、成为浙江省知名散文家，也离不开你岳父杨悌先生家中藏书对他的影响呐！”是的，我和杨奔老师确实有缘分。”

上楼步入讲座厅后，叶永烈先生见后排还留着几个空位，便拉着我一起在后排并肩坐下。坐定之后，我掏出随身所带的叶永烈先生新著长篇小说《邂逅美丽》（《上海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拱手请他签上大名。叶永烈先生翻开该书扉页，在上下方工工整地分别写下“郑育友先生雅正 叶永烈 2018·8·4 温州”几行珍贵的文字。站在前面的好多摄影师，为我们拍下了这一难忘时刻的镜头。

我还乘此之良机，请叶永烈先生为我将出版的新作《瑞安当代文学史稿》题写了书名。叶永烈先生还嘱其夫人杨惠芬在他签名处加盖‘叶永烈’三字印章。随后，我将随身带的‘伴手’（拙作）《瑞安现代文学史稿》赠给他，请他指正，他微笑地接受了。

不虚此行！我终于圆了多年想得到叶永烈先生签名书的美梦。

《繁星》记忆

■郑明理

在一所学校，成立一个文学社，办一本刊物，影响一批爱好文学的学生，这是语文教师特别喜欢做的事。近日翻阅家中珍藏了30年的十几本油印刊物《繁星》，思绪便回到那青葱岁月。

学校是任岩松中学，文学社叫‘繁星文学社’，刊物曰《繁星》。1986年我分配到任岩松中学当语文教师，因为爱好文学，便与语文组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仁设想着做点有益于文学的事情。那是一个大家热爱文学、崇拜文化的年代，校园文学方兴未艾，文学社团活动如火如荼，文学梦让年轻人激情澎湃。

在《繁星》的发刊词中，我写到了办刊的缘由 我们时常于晚上在学校旁边的桃花林和梨花林里一边海阔天空地谈论，一边像小孩似地数着天空中忽闪忽闪的星星，那意境很妙。可惜，先是桃花谢了，后来梨花也落了，紧挨着又是连续的阴天，再也不能看到那星星了，生活感到少有的寂寞。这时有人提议，何不去观察和发现生活中的星星呢？于是萌发了办《繁星》的念头。

1987年5月，繁星文学社成立 不久《繁星》创刊号也出刊了。《繁星》很幸运，刚一诞生，马上受到呵护，瑞安市文联、《玉海》编辑部发来贺信：“欣读《繁星》，不胜喜悦，一批批文学新人正从这里成长。作品虽稚嫩，但篇篇生动优美，从五彩缤纷的生活中去发现美的真谛，体现了校园文学的独特风格。《玉海》将致力为大家提供园地，让‘繁星’在《玉海》熠熠生辉！”瑞安《电大青年》也发来贺信：“遥望碧空，只见星光点点。繁星应运而生，降临这多彩的世界。但愿你在文学的银河中永闪光彩！”兄弟学校的文学社团或社刊也纷纷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我们办《繁星》是很认真很执著的，我们组织文学社社员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采风活动和文学沙龙活动，刊

出‘日记专辑’‘散文专辑’‘影评专辑’‘国庆专刊’‘元旦专刊’‘故乡的风’等，大家自己写稿、自己打字或刻写、自己插图、自己油印，尽最大可能做到可读性强，且美观大方，所以每一期散发着浓浓油墨香的刊物都很受师生欢迎。

我们的努力得到专家的认可和鼓励，1991年1月12日，在全国文学社刊交流会现场，教育家、作家韩作黎翻阅《繁星》后当场赋诗一首：“点点星光闪长空，照耀大地百花丛；芬芳气息散四野，犹如流韵壮东风。”作家、《中国校园文学》主编黄世衡也当场题词：“繁星满天，光耀四野。”

《繁星》在成长，《繁星》的作者也在成长。《繁星》为一批爱好文学的学生搭建了展示才华的平台，张远航、苏子瑜、张理园、程翔祥等的作品通过《繁星》走出瑞安，走出温州。《繁星》作者获奖的文章越来越多，《繁星》也多次被评为优秀文学社社刊。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当年的《繁星》作者，有不少人如今还一直行走在文学的路上！

1994年我调离任岩松中学，2001年任岩松中学随丽岙镇划归瓯海区，再后来任岩松中学被合并，蓦然回首，《繁星》已渐行渐远了。但每一次翻阅珍藏的油印刊物《繁星》，一件件与文学、与文字有关的美好回忆总会历历在目，我知道 那是青春之梦，那是文学之梦！